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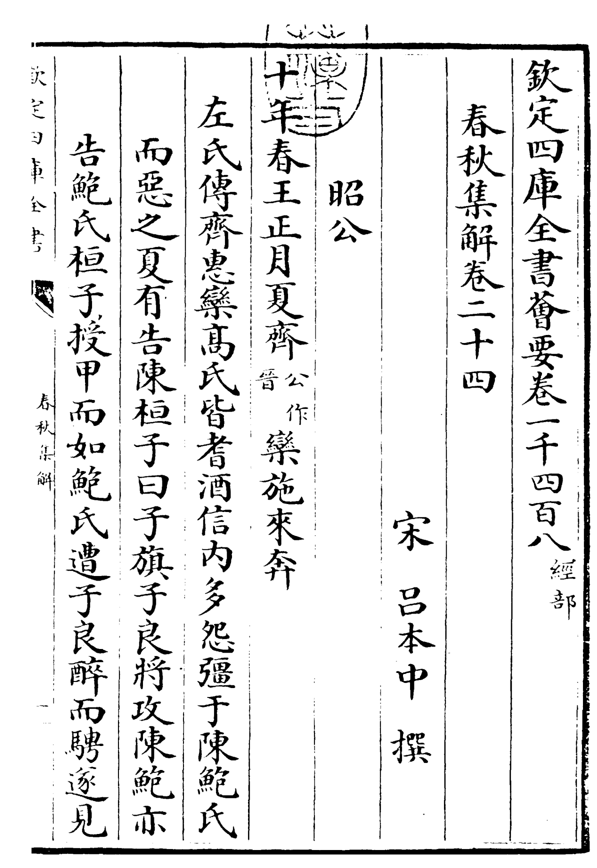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八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四

宋 呂本中 撰

昭公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公作晉）欒施來奔

左氏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

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五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隱公作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氏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

義魯無義

武夷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已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

矣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

九月叔孫婼（公作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宫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公作戍）卒

左氏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杜氏注無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公作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左氏傳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公作𣪊疾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

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

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呉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絶之懐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穀梁傳何為名之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

陸氏纂例曰兩罪之故兩書名也

陸氏微旨淳聞于師曰般弑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為其不可乎曰楚子内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

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于天下今乃幣重言甘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貶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弃疾不能諫止而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亦已甚矣此亦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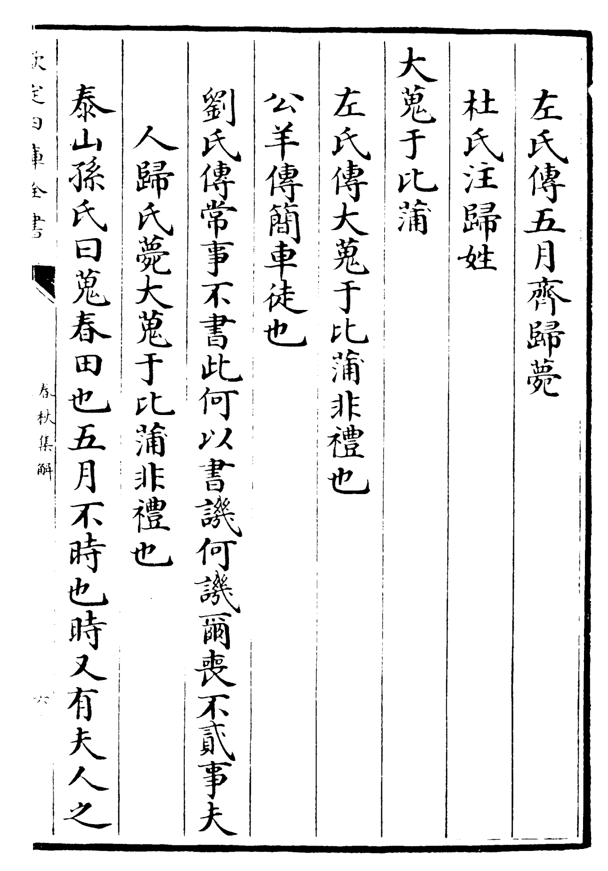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大倫幾于滅絶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

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宫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宫室謀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弃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懐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

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吕氏曰春秋之作誅意不誅事論實不論名於楚子虔之殺蔡侯般可見學者所宜詳味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氏傳五月齊歸薨
杜氏注歸姓
大蒐于比蒲
左氏傳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公羊傳蔄車徒也
劉氏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不貳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泰山孫氏曰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

喪

武夷胡氏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于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

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公作邾婁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羊

左氏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杜氏注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隱公作如會晉韓起齊國弱酌公作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軒公作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屈銀公作

左氏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杜氏注厥慭地闕

武夷胡氏傳楚將滅蔡請於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别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輕重之别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勿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虔益驕有以量諸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卿不足書而書者霸主不競茍有善意斯存之矣蓋自是後春秋之譏世益略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氏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杜氏注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叔向

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杜氏注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穀作友）以歸用之

左氏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杜氏注用之殺以祭山

劉氏傳君存稱世子君没稱子某君既没其稱世子何君没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盖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而殺之世子友守國

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于世子矣

劉氏意林鄭忽疑於失國蔡友疑於不立衛蒯聵疑於出奔春秋正父子之親君臣之禮貶姦逆退不義以此三人者雖道德不足猶可以世其國蓋不登畔人之意也傳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其斯之謂與

泰山孫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案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故曰世子噫楚子既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又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甚矣楚靈之惡其若此也

武夷胡氏傳内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

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氏傳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杜氏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於燕未得

國都

泰山孫氏曰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不言納於燕者明未得國都也

呂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其國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然穀作虎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杜氏注成虎令尹子王之孫與鬬氏同出于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成熊之累上奈何楚子惡成熊或謂楚子曰是若敖之餘矣若敖之亂國幾亡楚子殺之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然

則是殺無罪者也其以累上言之何成熊之爲人臣也懷寵而安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公作整出奔齊

左氏傳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杜氏注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晉伐鮮虞

左氏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

杜氏注不書將帥史闕文劉氏權衡杜云闕文予謂以殽之戰推之安知非晉恥以詐襲人而不以將帥告乎在殽之戰則以謂晉恥背喪用兵在鮮虞則以謂史有闕文春秋之義何其駁且至於此也

蘇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於鮮虞以滅肥遂伐鮮虞晉雖以詐為罪而書曰晉伐鮮虞以夷狄書之過矣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因以執虞公其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稱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

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
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武夷胡氏傳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
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
其所為以伐人國是無異楚人之姦詐也人之所
以為人大國之所以為霸主信義而已矣信義之
不存則人類同于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
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

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吕氏曰為春秋者以為書州書國書人及書帥師者姓名為襃貶輕重故以晉伐鮮虞不書人與師為狄之也以理考之則恐未然夫事有大小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因是以襃貶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所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誅討也其事則微

故其書亦畧晉伐鮮虞畧辭也其罪則自見矣故

書楚書吳皆畧之之辭爾以為遠者有不可得而

詳也事之小者亦然皆非所以為褒貶輕重也十

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如以晉伐鮮虞為狄之

則荀吳帥師伐鮮虞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畧

之異非褒貶輕重所繫無疑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氏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

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惮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刼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杜氏注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陸氏微旨淳聞于師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

之名何也曰家臣賤微名不合登於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劉氏意林周之王必毋廢文武之法毋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毋僭天子其大夫孰凌大夫必毋脅其君其陪臣孰畔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畔誅蒯非寛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畔名蒯則魯亦未得

以彊討季氏魯未得以彊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

僭絶魯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矣

武夷胡氏傳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

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彊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

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

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

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内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没之也

吕氏曰圍費費叛也不書叛聖人不以為叛也是時季氏方彊公室日微季氏之臣其欲去季氏以張公室未可知也雖處之未當然未可以叛名也所謂處之未當者旣事之矣則當以義正之正之不得則去之可也未有假其勢以伐其人以自為正

也君子不食姦不蓋不義知其不可則如勿仕而已爾故君子以爲未當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殺其君虔于乾谿_{穀作溪}

楚公子弃_{公穀作棄}疾殺_{公作弑}公子比

左氏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

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杜氏注蔡公弃疾也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杜氏注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
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黒肱
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
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公子
比為王公子黒肱為令尹公子弃疾為司馬使觀
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
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
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

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王沿夏將欲入鄢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弃疾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

公羊傳楚公子弃疾弒公子比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陸氏徵旨淳聞於師曰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非始謀也以之首惡罪其從亂且敢有其位也所謂原情定罪

武夷胡氏傳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

君處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于欒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于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埽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羇待比以國民禄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于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于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處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處明於

君臣之義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于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比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弃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弃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弃疾命而召之來則來

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師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于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弃疾之君乎然比凡也黑肱弟也弃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弃疾者誅其本意在于代比而非討

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公作邾婁下小邾同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氏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合諸侯于平丘

杜氏注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桼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横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

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内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勿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彊之志惟宫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基

囿之築一宫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左氏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

布諸君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

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

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伊川先生解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

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

實為幸也

陸氏纂例不重言諸侯劉子與盟凡諸侯及王臣盟

皆譏也臣無疑君之禮故王臣在會但會而已多不與盟而其時或有王臣與諸侯盟者皆書以示譏

泰山孫氏曰自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至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者乗楚靈弑逆之禍爾乗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何所為哉此固不足道也自是訖會召陵

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

武夷胡氏傳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絶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彊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

不道為後世鑒也公不與盟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沮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

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公作隱）如以歸

武夷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彊

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鄭中分魯國以自
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
伯討乎晉人若桑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
仲弃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
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
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
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
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君子不恥不與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吴歸于陳

左氏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

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泰山孫氏曰聖人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抑彊夷而存中國也

武夷胡氏傳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弃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亾世子之子也而弃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

能救復封於弃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葢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世法大要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異于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

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陸氏纂例國復乃葬二十九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蘇氏曰州來楚之附庸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公作隱

左氏傳十三年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乃歸季孫

泰山孫氏曰大夫執則致致名不稱氏前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

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之邾莒之伕而非有扶弱擊彊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

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
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氏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
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
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

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父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輿於齊

武夷胡氏傳卒自外録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内録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怨莒故獨不會其葬也

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很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爾茍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劉氏意林郊公不感其親之憂使意恢得緣以闚覦意恢不隱其兄之惡使蒲餘侯得緣以專禍是上下交失也書不云乎于弟不念天顯乃疾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惟弔玆不于我政人得罪蓋痛之矣聽訟蔽獄可勿熟察耶

高郵孫氏曰公穀之說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

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春秋書法表見王道而已不誅其人若鐸類者多矣此意自韓愈發之也

十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卒（公作䧺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

禮也

陸氏辨疑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禮言之應待祭畢又禮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足明常禮不當告

高郵孫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常山劉氏曰禮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而卿佐死不當告也告則不能祭而禮不成矣夫宗廟之祭盡其誠敬而已聞臣佐之喪而不能成豈禮也哉且籥已入矣至於不得已而去樂卒事皆由告故也故書以示譏

武夷胡氏傳案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

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其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

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公作昭吴出公無出字奔鄭

左氏傳楚費無極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吴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

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武夷胡氏傳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弃疾者謂蔡滅而弃疾必能封之也弃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

不聽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貴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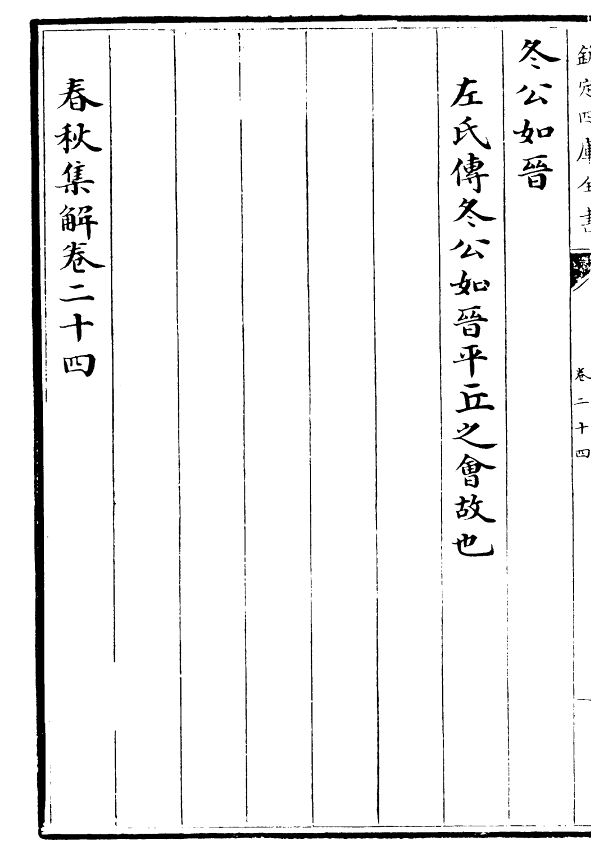
左氏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如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

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

鳶鞮歸

武夷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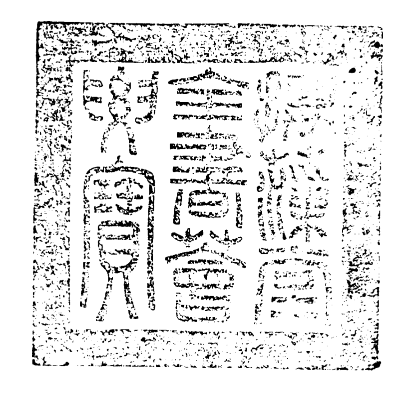
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左氏傳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春秋集解卷二十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九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五

宋 呂本中 撰

昭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氏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哉齊君之無道

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霸也夫

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疆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伐徐伐莒之利志亦早矣

楚子誘戎蠻子公作曼子殺之

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

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
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武夷胡氏傳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
中國而弃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
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
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

自晉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於晉三至於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彊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

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氏傳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

左氏傳九月大雩旱也

季孫意（公作隱）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氏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来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

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劉氏權衡曰六月日有食之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又引夏書以證之今案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亦孔之醜然則古人不獨以正月日食為醜矣傳之所言未可信也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公穀無之字

左氏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武夷胡氏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

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别内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逺以圖彊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襃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逺虚内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注大辰房心尾也

范氏注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於蒼龍之體不獨大火

武夷胡氏傳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

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吴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吴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吴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吴戰于長岸

左氏傳吳伐楚陽匄司馬子魚戰于長岸子魚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武夷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

能去讒賊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吴日益彊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賊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彊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寛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劉氏傳何以書記災也四國同日而俱災非人力所能為也已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同親則尚齒

六月邾人入鄅（公作邾婁人）

左氏傳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

矣從爷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左氏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

冬許遷于白羽

左氏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

于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武夷胡氏傳桼左氏傳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籍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

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氏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梁傳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饘粥嗌不

容粒未踰年而死

蘇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其以弑書之何也止雖不志乎弑而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弑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弑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弑君雖異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期尊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

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於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

春秋之遺意也

武夷胡氏傳桼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

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

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

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

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

之葢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

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愼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愼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愼此簒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

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人之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子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杜氏注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為不成於

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何氏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穀梁傳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

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氏注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

伊川先生解蔡般許止疑同故一作以書葬

武夷胡氏傳何以書葬穀梁子曰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

也古者大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穀作夢）出奔宋

公羊傳公子喜時之後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

子孫

劉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鄸何自鄸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幭乗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

劉氏意林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

猶據防以求為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當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㮷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降而不憾憾而能眕唯知命而好禮者能之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此之謂也

武夷胡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

放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葢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左氏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懼而欲以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公載寶以出公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

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穀梁傳盜賊也目衛侯衛侯累也凱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

劉氏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兄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衛侯之兄輙言不得親親也千乘之國亦大矣而盜得以殺其兄故君子閔焉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

武夷胡氏傳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

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公作甯）華定出奔陳

左氏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

焉弗許遂刦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

泰山孫氏曰三卿並出危之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穀作正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誅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

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左氏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五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

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

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越帥師逆華氏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叛者皆書不必命卿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

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

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刧公取大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

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公作座）卒

冬蔡侯朱（穀作東）出奔楚

左氏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

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傳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

羊牧之諫曰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

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於是乎大惡其
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
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
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
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

藏士平出奔楚

武夷胡氏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刼其君取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吴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内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人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吴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

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閒公作姦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蒐何也以蒐事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閒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

武夷胡氏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

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氏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劉子單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單子攻賓起殺之丁巳葬景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奉王以追單子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景靈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以納王於王城庚申單子劉

盆以王師敗績於郊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閏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京楚子朝所在

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故變京師言王室正王以責諸侯也不為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

泰山孫氏曰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

劉氏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謂之王猛何正也生名

之死亦名之其曰居于皇何正也

蘇氏曰叔鞅至自京師知王室之亂而未知亂之所在也故書曰王室亂稱王室亂在兄弟也諸侯之亂未有不待事而書者不待事而書亂急王室也

景王世子壽早卒其次猛也子朝王之長庶也

武夷胡氏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单

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桼左氏景王大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彊弱而後定

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景王之葬子猛既居喪位矣既葬而書王室亂則亂生子朝子猛非亂者也

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武夷胡氏傳猛未踰年而稱王何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

以别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於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

也

呂氏曰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為今河南城也所謂王城也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先儒以為今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是時以成周為下都所謂成周既成分正東郊成周是也至敬王時自王城遷而都之

冬十月王子猛卒

劉氏傳其謂之卒何未踰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之薨則不可

蘇氏曰猛既稱王猛矣於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嚴於卒葬於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公作舍後皆同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傳邾人城翼還遂自離姑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孫叔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乃弗與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乃館諸箕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

之兩冠曰盡矣劉氏權衡曰案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叙邾事在庚戌之後經紀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愬於晉晉人已能来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

蘇氏曰邾人城翼師自武城還魯人譎而取之邾人訴於晉晉人来討故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左氏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

郊鄩潰王使告閒庚戌還杜氏注晉師還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武夷胡氏傳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

道左而出奔於魯莘爾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襄陵許氏曰爲人君仁則得其所止庚輿出奔無仁心也

戊辰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穀作甫）胡子髡沈子逞（公作楹穀作盈）滅獲陳夏齧

左氏傳吳人伐州来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来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来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揺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争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

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公羊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杜氏注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國雖存君死

曰滅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畧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畧而不序者皆貶斥之也賊其舍中國而與荆楚故皆貶斥之其言胡子髠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

武夷胡氏傳吴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吴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潛六國先敗

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吴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髠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

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髠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氏傳夏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傳天王居于狄泉始王也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别嫌乎尹氏之朝也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别之

杜氏注狄泉今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

外

劉氏傳此末三年其稱天王何臣子辭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法踰年書王故敬王踰年即位

而稱天王

陸氏纂例大夫稱氏者唯尹氏武氏崔氏皆譏世卿

也言氏則世之意可見也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

因尹氏私赴不以名因齊人崔氏出奔因武氏以

子代父故特書之及尹氏立王子朝并以子朝奔

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泰山孫氏曰立者篡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共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尹氏世卿

武夷胡氏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

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

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吕氏曰既曰天王居于狄泉尊無二上斷可知矣又曰尹氏立王子朝則王子朝之不正而爭立罪亦明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公穀有公字

左氏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何氏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泰山孫氏曰凡公如晉不得入者六此書有疾明公自有疾而反耳餘則皆譏公數如晉爲晉距而不納以取其辱

武夷胡氏傳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彊自彊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

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彊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公羊有叔孫字婼作舍至自晉

左氏傳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受禮而歸

呂氏曰婼不言叔孫前見也劉原父以謂二傳不言叔孫而公羊獨言叔孫似是聖人本意因遂以為可褒而褒之世儒說經之鑿舉皆類此原父能知他人之鑿而不自知其鑿也惜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公作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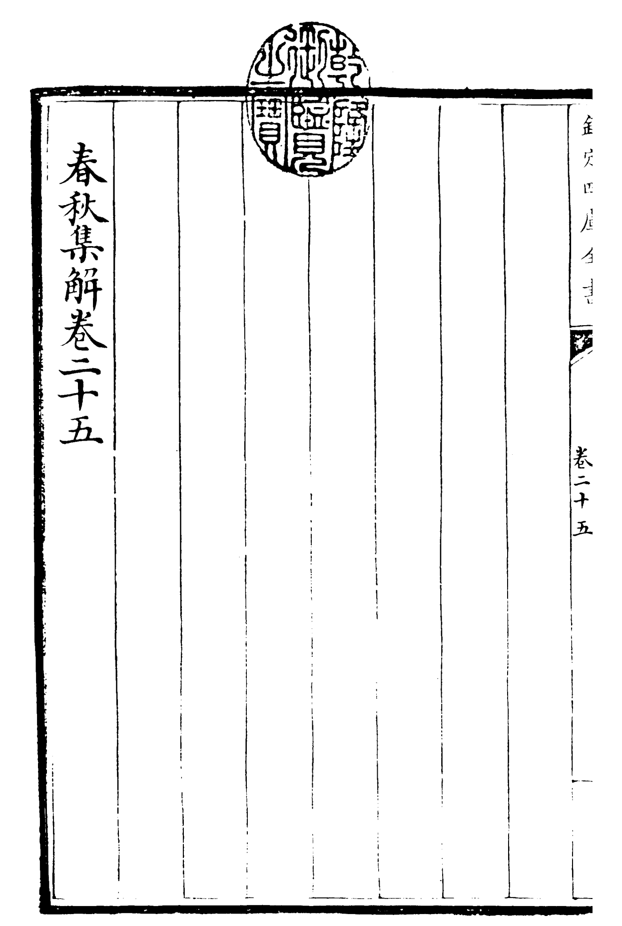
冬吳滅巢

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邉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劉氏權衡曰書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審矣非楚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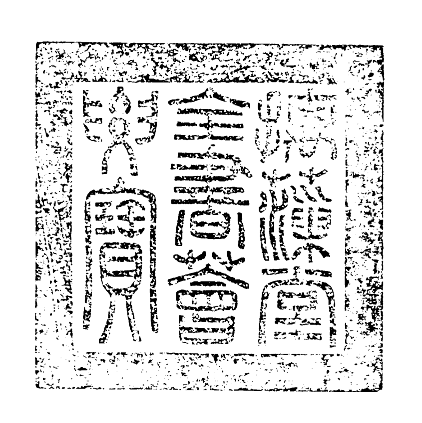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

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春秋集解卷二十五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